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林間錄後集 卷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鍾浩

林間錄卷下

宋 釋惠洪 撰

大覺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滿謝恩畢唱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

謹白褳遂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曽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滞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髙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麽事皇情大恱

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来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賔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棄

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縁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讋譍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闒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尔躭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

其首卷曰相公試閲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黙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來見文定叙其事安道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不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悦

荆州福昌善禪師明教寛公之子為人敬嚴秘重大法

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三四輩而已晨香夕燈陞堂説法如臨千衆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過客至肅然增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天下向風長想南禪師與悦公亦在會下南公曰我時病寒服藥須被出汗遺文悦徧院借之皆無有百餘人例以紙爲之今則又不然重氊之上以褥覆之一日三覺可謂快活時世也

華嚴論曰若隨法性萬相都無若隨智力衆相隨現隱

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着用作無明執障既無智用自在永明禪師曰不離一真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醉告三軍豈麴糵之所造笋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氷河豈網羅之所致悉為心感顯此靈通故知萬法施為皆自心之力耳

金鋒玄明禪師曹山䎸章禪師之嗣道貌奇古機辯冠衆一日陞座曰事存函盖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得我分半院與伊時有僧出衆明下座約住曰相見易得好

共事難為人去

大本禪師年八十終於蘇州靈巖山臨行門弟子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座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甚麽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紙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

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一轉染得淨二轉迷得悟菩提是生得謂二障障不生故今斷障得名生得涅槃名為

顯得本性清凈客塵翳故今斷而彼顯名為顯得然轉位有六第一損力益能轉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損本識中染種勢力益淨種功能漸伏現行亦名為轉也第二通達轉由見道達真力斷二障麤證一分真實轉依故第三修習轉謂地地漸斷俱生證真轉依也第四果滿轉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麤重頓證佛果圓滿轉依也第五下劣轉謂二乘厭苦欣寂證真擇滅無勝堪能故第六廣大轉謂大乘位俱無欣厭通

達二空雙斷二障頓證無上菩提有勝堪能故
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畧曰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
發佛祖之奥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名之使者即其窟
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
食之寒涕垂膺未嘗荅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涕瓚曰我
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嘆之
予嘗見其像垂頥瞋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為題

其上曰冀火但知黄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尚無心緒收寒涕豈有工夫問俗人

律部曰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旁室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呱呱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囊別本作纕下同耳為解開視之則厭也嬰兒見之即死盖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囊紿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為厭則無餘想矣乃知三界生死留滯皆想所持故古之達法大士臨終超然自得者無

別道但識法根源而已

叢林相傳石頭和尚施身食虎祝曰我宗如他日大振必先食吾足虎果自足而食予竊笑之紹聖初游南臺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叙其施身食虎甚詳乃知後人不能明遂相傳為遷禪師也又曰清涼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主幸所居而法眼不去侍者壓以米囊乃卒按本傳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閏月剃髮沐浴告衆坐逝未嘗先以書約國主

也而韓熈載作悟空禪師碑則曰師臨終以書別皇帝中夜聞鐘聲御昇元閣泣而送之又曰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佯為不識母竟死於路旁往視之有米數合為投大衆粥鍋中以薦冥福悟本獨庵寒溪百結寂有年至住新豐已六十餘自巖頭雪峰欽山三人相尋而至於是積衆幾千人則母盖不啻八十歲矣借使聞其子顯著自東吳孤行而来不亦難乎又曰玄沙欲出家懼其父不從方同捕魚因覆舟溺死之玄沙天資高妙

必不爾獨不知何所據便尓不疑此直不情者託之以
自藏安知誣毀先德為罪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慎
也
香山居士白樂天醉心内典與之游者多高人勝士觀
其與濟上人書鈎深索隠精確高妙未嘗不置卷長嘆
想見其為人恨不見濟公所荅耳因作補濟上人荅樂
天書一首并樂天問詞録於此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
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

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

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顧詳覽之敬佇

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

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

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

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盖方便教

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

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内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

小乗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讃佛乗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虜說者不能救病亦恐聞者不信沒在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乗人說小乗法為大乗人說大乗說為闡提人說

闡提說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刼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减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壊之義也

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
猶如一雨潤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
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
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
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
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

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

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又是有高下是有襍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賛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眞語者是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

五藴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藴十二因緣葢一法也葢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藴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

若謂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

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

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

陳著於翰墨盖欲藏諸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

續咨問居易頓首予補其答曰辱賜書蒙以教乘為問

顧惟魯鈍之資何足以當天縱之辯然敢不竭疲陋以

塞外護為法之勤耶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與夫行色

不倫之說為不通者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

而已了此三言則雖百千妙義無盡法門可不究而解矧所謂維摩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方便智者如將將兵權謀所施非有定式其發如雷霆如機括故能消禍於未然折衝於千里在一時耳豈據典故哉夫軍勢之虛實將氣之勇怯陣形之可否成敗之先見或有定論例吾教三乘以觀根授法不可參亂是也以勇怯之氣為虛實之勢以施其事則誤矣例吾法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而小乘之人終不堪授大乘之

法如維摩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亦所當爾何以知之如將兵者意在濟亂以安國則如來之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執三乘之語言違佛之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彼持品第衆生根器之説不能了者反墮常見即外道非佛道也執衆生佛性自無始以来無有是事者又墮斷見即外道非佛道也華嚴經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執有三乘法華經曰尋念過去佛亦應説三乘来書所疑

可以釋矣涅槃經曰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欲遲成者與遲成起信論曰世尊為勇猛衆生說成佛在一念為懈怠衆生說得果須阿僧祇者真方便智之旨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施之以成就衆生也一代時教以三宗攝之所謂法相破相性宗也前之六經二義乃法相破相二宗所攝此二宗自不許相難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又疑為法師者不能定觀人之根過慮誤授人以法且有罪若夫知法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然其志

好明達慧辯猛利非果位小乘可比如迦陵鳥在㲉則聲壓衆鳥如堅好木茁地則已秀群木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自言其過有以也哉如是而論恐尚紆疑請借近事以明之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非必龍章玉山其必先以言語言語者德行之候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雖古之聖人莫能外此則知法者觀人之根大小又豈有他術乎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識與夫十二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

互有錯謬者未辨名目之理故也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如華嚴十地品云於第一義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共生四取蘊為名色等者其叙本末沿襲理固然也般若經則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破有法不真故也且色體尚爾況四蘊但名一本有色字而已哉般若諸經破有之教故言五蘊則色居行之前華嚴十地品諸經叙沿襲之

因故色在行之後非畧言則五詳言則十二也法之所本要本於理而當於義不必守名句以自滯多病久廢講前之所陳者皆教乘之深旨非敢臆斷意諭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魔佛了辨異同者又未可遽言也

斷際禪師嘗與異僧游天台行數日至江漲不能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斷際嫚罵曰我早知汝定揺折其脛乃快也異僧嘆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

雪峯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泝流尋之雪峯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古之人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

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乃曰山僧本擬深藏山谷遣日過生緣清凉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為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問如何是老人未了底欽曳杖擊之僧曰我有何過欽曰祖禰不了殃

及兒孫李國主從容問曰先師有甚麽不了底公案欽曰現分析底國主駭之欽少年時其悟解已逸格然未為人知獨法眼禪師深竒之性忽繩墨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揚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為笑法眼遣偈往呼之既歸使為衆燒浴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曰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扵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遮回笑渠不得也

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扵壁間曰

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又元宵賜宴於相

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獨作偈曰諸優戲塲中一貴

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曰此老

人通身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倡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

具三要有玄有要諸方衲子多滇涬其語獨汾陽無德

禪師能妙達其㫖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

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
臨濟宗喜論三要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竊甞深
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為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
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泒暗流注又
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
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
意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敘明暗之句
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

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真
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為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
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解失石頭之
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黄不真黑白何咎
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為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
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指趣今
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日以凋喪末學小生日以謹
諠無復明辨因記先德詮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俟有志

者

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明道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

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精圓明未甞間斷謂之流

注真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

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肮略窠臼使

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

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遺病故達法者貴知其意知

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

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辯也

廬山玉澗林禪師作雲門北斗藏身因緣偈曰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五祖戒禪師雲門的孫有機辯嘗罷祖峯法席游山南見林問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

戒暮年亦失一目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悮後生者亦可以少戒

天台宗講徒曰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在五天皆諸經所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保護秘嚴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夜西向禮拜願早至此土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廣州翻（或作慧）譯今市工販鬻徧天下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

者法輕則信種自劣可嘆也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子湖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峯歸宗西院皆握木蛇故雪峯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子元符間至疎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僧問曰和尚手中是什麽物荅曰是曹家女因嘆其孤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為作賛曰三支習氣其毒熾然薰蒸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横生疑怖忽然見之輙自驚仆空華世

間本離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婑師叔是大幻師
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
曹家女
永明和尚問曰此根本識心既稱爲一切法體又云常
住不動只如萬法即此一心有離此一心有若即心萬
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
切法體自荅曰開合隨緣非即非離以緣會故合以緣
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

無知能所俱寂故密嚴經偈曰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水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動流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回而轉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與磁石展轉不相知子當諦觀一切衆生迷扵動轉遷移之中生心執著以為實然以是橫計有生有死罪行福行如嬰兒自旋見屋廬轉諸佛大悲為作方便以無情

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為譬識心本来自寂即入

無生大解脫門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搴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摵播慈明蹲草中大驚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因又嘗夜坐祝融峯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

之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今號飛来羅漢又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之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點頭屠大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其望外連呼曰感謝市人皆笑泉自若而去後住南嶽芭蕉庵遭横逆民其衣役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築城經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

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畢香郁然郴人至今供事之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喟然嘆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染污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

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即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即誦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荅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可笑也

三祖信心銘誌公十二時歌永嘉證道文禪者不可不誦退之見大顛事傅大士四相頌雖不言於宗門何傷

乎

定上座不知何許人臨濟會中號稱龍象初至臨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臨濟下座搊住曰速道速道定擬議濟掌之輒推去傍僧呼曰何不禮拜定拜起汗如雨因大悟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往河北道逢定鎮府來問曰臨濟和尚健否定曰已化去也相顧嘆息又問有何言句示衆定曰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自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欽山曰何不道

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忽擒住曰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色動不能對巖頭雪峯勸解之定曰若不是遮兩箇老凍膿𡎺殺尿床鬼子又過橋見三講人方論法義定倚杖聽之講者戲問曰禪者如何是禪和窮到底定捉住欲拋置水中兩講人驚抱持之哀告定曰若不是汝輩且教禪和窮到底臨濟宗旨貴直下便見不復留情定公所用舒卷自在如明珠走盤不留影迹可畏仰哉

南禪師居積翠時有僧侍立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南公指其左曰過遮邉来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即趨入南公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南公又指其左曰過遮邉來僧堅不往又咄之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其門風壁立雖佛祖亦將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予嘗愛王梵志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寒山子詩云人是黑頭虫剛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道人自觀行處又觀世間當如是游戲耳

淨業障經曰世尊謂無垢光曰寢夢犯欲本無差別一切諸法本性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古佛同聲說偈曰諸法同鏡像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恚愛諸

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邉不可取欲性亦如是然教
乗所論開遮不一故曰九結十纒性雖空寂初心學者
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説深經先誡不可於新發意菩
薩説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為觀淺根浮信解不及
故也
道吾真禪師孤硬具大知見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
於禪林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真二大士為龍象然開
法皆遠方小刹衆纔二十餘輩諸方来者必勘驗之往

往望崖而退甚多真卧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荅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麽對曰不會曰猫兒尾後帶研槌或問如何是佛荅曰洞庭無蓋予作偈曰洞庭無蓋凍殺法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

翠巖真點胷英氣逸群不虚許可嘗客南昌章江寺長老政公亦嗣慈明性喜講説學者多尚義學真一日見政則以手摳其衣露兩脛緩步而過政怪問之對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政恐絆倒耳政為大笑又問曰真兄

我與你同叅何得見人便罵我真熟視曰我豈罵汝吾畜一喙准備罵佛罵祖汝何預哉政無如之何而去見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做箇粥飯主人有僧自黄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黄檗僧汝今試問真便問近離什麼處曰黄檗真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真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真亦大笑而去好問學者魯祖當日見來叅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

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別本目作自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爾異也予嘗經

游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誠何苦為寫靈山九會恐是部字文十指瀝乾終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

永明和尚曰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此豈究竟解但為遣情耳說但為破執耳情消執盡則説解何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即與不即皆落是非瞥掛有無即非正念故三祖大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有僧問凡涉有無俱成邪念若闗能所悉墮有無如何是正

念而知荅曰瑞草生嘉運林華結早春此是禪宗之妙於諸方便中寂為親語
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牕偈曰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作北斗藏身因緣偈曰五陵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幞頭何予謂此老筆端有口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
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可遇賊斫臂以法御心初無痛

苦蜀僧神清引其説以左書予讀之每失笑且嘆宣暗於辯是非也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於林傳則曰林遇賊斫臂呼號不已故人呼為無臂林林與二祖友善一日同飯怪其亦以一手進問其故對曰我無臂舊矣豈有游從之人為賊斫臂久而不知反相問者耶夫二祖以求法故世無知者林公以遇賊故人皆知之宣雷同之厚誣先聖過矣彼神清何為者也據以為書又可以發一笑雖然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者亦可以

鑒於此

慈明老人性豪逸忽繩墨凡聖莫測初棄南源歸省其母以銀盃為之壽其母投諸地罵曰汝少行脚負布槖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

慈明色不作徐收之辭去謁神鼎諲公師叔諲公首山之子望高叢林住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諸方莫有當其意者慈明通謁稱法孫一衆大笑諲公使人問長老何人之嗣對曰親見汾陽來諲訝之出與語應答如流大

奇之會道吾虚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謜以慈明
應召湘中衲子聞其名聚覿之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
将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徽神鼎則殆亦谷泉之流也
然至人示現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
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明白
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
佛之師為甚麼出此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
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對曰僧投寺裏

宿賊入不良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菴和尚見之明日升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

疑

大愚芝禪師作偈絕精峭予猶及見老成多誦之其作

偈問洞山如何是佛荅云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

舌念真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煙又作雲門普字偈

曰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旁覷

見一條拄杖兩人舁又示衆曰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

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靣灰

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荅曰未

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㞐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達觀掛其胷曰只在遮裏思量箇甚麽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曰諸佛向無中説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覔無手撞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師初住舒州

繼住潤州浮玉山禪者景向嘉祐五年正月元日登堂敘出世始末大衆悲戀下座入方丈趺坐衆復擁至以手揮曰各就辟立勿譁少頃寂然而逝

予讀大宋僧史會要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嘗游嵩山見畫辟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反成佛耶道士不能荅傳以為名言

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每謂諸同伴曰但時

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况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内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嘗忘照猶為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即能紹種謂之内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也借之為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子衮至此每自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駹去笑羅山

大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衆栢大士之論曰當以止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常不休必定不虛弃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是本有如來智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

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法眼禪

師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遼導師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只是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也

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即宗隨處作主巖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是法子嘗與客論靈雲見桃花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

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

在客問子未徹之處安在哉為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不着花时耐釣魚船上客却来平地摝魚

鰕

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時大岳雪竇號為飽參且有

機辯至東山之下雪竇令大岳先往岳包腰徑入方丈

時戒歸自外見之呼云作什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示

之戒曰是什麼岳曰胡餅戒曰趂爐竈熱更搭一箇岳

擬議曳拄杖趍出門岳曰潁川遮闌西子無面目休去好戒暮年弃其徒來游高安洞山寶禪師其法嗣也寶好名賣之不為禮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人来取骨石歸塔焉

潙山大圓禪師曰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無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邉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淡泞

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或問頓悟之人更用修否曰若真實悟得底他自知時節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今雖從縁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

如佛今時學者常疑佛性本來具足何須復修設不修行無緣證聖情隨向背終落斷常不知三世如來十方菩薩所有修習皆自隨順覺性而已則大溈所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不亦宜乎

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初庵於大梅山有禪者來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成都曰上座離成都到此山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

禪者莫能對又遷止天台山有彥明道人者俊辨自負來謁師師問曰從上先德有悟者麽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舉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張目直視遯去又問諸老宿曰雪峯塔銘曰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歷刦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止雪峯只今在什麽處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不貴知解雲庵每曰汝輩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如慧明道人可謂善用者也

予讀傳燈錄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畫像為作贊曰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即而視之因嘆驚此雖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為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聲一本作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

兒為作名金眉雖貴翳眼睛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
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義折中之為一書
以塞影迹之諍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首宗祖師謂誰
志曰杜順和尚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
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髆上此義合歸天台唯
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
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庵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

湘上庵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過容謁之多不言侍者問之荅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僧見之自然口吻遲鈍予曾問住山有何趣味荅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常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緑蘿庵年六十二思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照住龍安遂坐去予嘗作偈寄之曰看徧三湘萬頃山江南歸去卧龍安只將一味無求法留與叢林作

樣看又曰閙中抛擲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面不虛參見作家來

杭州上天竺辯才法師元淨悟法華三昧有至行弘天台教號稱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左道以鼓流俗宣言當建窣堵波為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境以辯才不可欺故也不得已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淨荅其書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

至喜慰可量承以營建淨檀為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互用聖者既遺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章即令撰疏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然淨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淨厲語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夕當與爾曹虔請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嚴敬跪讀疏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學者皆服

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員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勸請說法既至宗風大振迹不越閫自為不出院歌以見志北地苦寒因罷夜叅忽有梵僧乘雲而至問所以不說之意師以衆僧不可夜立為詞梵僧曰時不可失此衆雖不多然中有六人異日為大宗師道麼人天可開大慈為法施不可恡也言卒而没師明日上堂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大愚芝石

霜圓瑯琊覺法華舉諸公咸在會下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智覺禪師曰斯為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為真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安心未有智慧照了心源

故須能所平等等不失照為無知之知此知之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有妙耳智覺之意欲倡兼言明悟永嘉止說悟後之病二老之言皆是也然天下之理豈可以一言盡耶永嘉之倡不必奪亦可也

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畧不云乎此可疑也曰予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

累乃忘其心令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為意耶予讀至此知明教所得多矣王文公亦曰古之有道者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懐況身後之名乎如亮公之逃西山常公之庵大梅歸宗之眛其目法正之不言名姓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故其化去數百年凛凛尚有生氣彼無意於此世爭以此與之盖理之固然

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化人還白曰虔有信士

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為我求老師偈一首為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曰虔上僧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庵復住歸宗法席盛於前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飯僧敘其事雲庵上堂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金輪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

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為大福德怒曰生經七日母便命終豈謂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之不

嗔罵之不報是故我言大福徳相愍者聞而心服故慈為無盡福徳相故沙門能世福田者以慈修身故也

永明和尚曰此重玄門名言路絶隨智所演以廣見聞唯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隂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别問處皆是疑情如臨官安

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曰畧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臨官舉拂子云

是第幾重法界大師俛首擬荅之璺訶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予聞華嚴宗曰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是般若無分別智彼疏義者如葉公畫龍真龍忽見投筆怖走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黄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公黙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公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公偶問

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令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南公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曰疑殺天下人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寖遠昧者多攺易其語以徇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

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

予在湘山道林有僧謂予曰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久之偶仰首就架取衣方薦其肯予戲曰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僧首肯之予曰祖師夜聞二僧徵詰即謂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縱其張目於暗中二僧何以識之僧大愠而去無盡居士嘗為予言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吾問蜆子荅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盤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盤無盡戲之

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蜆子佛法遂為虛施

靈源禪師謂予曰吾甞在龍舒見龍門顯道人發課莫有能逆其言者意必有道顯曰但有所見即道微入思惟即不靈矣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亦甞告予以此意彼術之至者且爾況有大於此者而欲以思慮求乎

鄧峯永庵主甞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永

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于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也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南公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遊戲之逸韻使永公施於今則其取詬辱必矣

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而傳者作急還磨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髑髏無識語作偈曰枯

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方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兩傳者作消不盡二宗兩偈甚微而一失其旨則為害甚大故不可不辨所言用了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没蹤跡没蹤跡處莫藏身是也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横迢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胱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無盡居士嘗問于曰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其正中

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古才先德之意雖
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舌事剏
又曰知朝尤無謂也將非後世傳録之誤耶予曰舊本
曰也勝前朝斷古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為宇文護
所忌害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
出血使慎口隋興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斷
舌刺舌意則同耳無盡囑予記之
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通

透聞南禪師居黄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版聞
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縁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
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
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庵頭過
澗忽大悟見南公敘其事未終涕交順南公令就侍者
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
宇如王爭受囊藏被盖一條楖標任縱横野狐跳入金
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

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予昔聞雲庵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雲庵化去偶檢故書見其手疏此二偈意若欲傳其未果者於是録之或聞圓公住大庾雲封寺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麼亦償夙債長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長沙曰業障是又問曰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來空是乃

有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龍勝中觀論曰業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是故則無有能起扵業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若其無有果何有受業者問曰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現見衆生作業受果報是事云何荅曰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作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為業諸煩惱及業皆如幻與夢亦如炎與響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逹無作妙旨

游此世界如夢中了了醉裏惺惺

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臨濟三玄至作廣志歌明十五家宗風豈非視後進隨於參尋得少為足警之以徧參耶今有問知識者則荅曰吾家自有本分事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何足究哉正如有不識字者執卷問屋愚子屋愚曰此墨填紙耳安用問我哉三尺童子莫不笑之昔有僧問雪峯和尚臨濟有四喝意旨如何雪峯曰我初發足便往河北不意中途

大師化去因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彼兒孫問之僧以問南院且言雪峯嘗遣之之意南院望雪峯再拜曰和尚真善知識嗚呼今譊譊語人如屋愚子者聞雪峯用處可不面熱汗下耶

雲峯悦禪師見僧荷籠至則曰未也更三十年定乘馬行脚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色動顏面彼存心於叢林豈淺淺哉今少年苾蒭見其畫像則指曰遮不通方漢也死耶

首楞嚴經曰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流變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古釋至此多畧之滋以為恨及讀寶積經有意釋此今係於其下曰善惡之業所自作時一生之中何不自見至捨受時方始頓現者人生如夢方作夢時豈能自知是夢非夢要須覺時夢中之事了然自現不待尋繹亦復如是

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蘄州斗方

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且名感語其事感曰某念不
至此和尚終欲推出為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
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之業已言之
因成就不敢復易遂開法為黃龍之子道價重一時居
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為宿夕計郡將已下皆信敬之
有太守忘其姓名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
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
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太守使人追之已渡

江去矣

餘杭政禪師住山標致㝠高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為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黄牛以軍持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不飲能為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師諾之蔣公喜甚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只合歸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

仰其高韻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於中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峯鑒韶禪師嘗容門下韶坦率垢汚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卧師使人呼韶不得已䫆頞而至師曰好月勞生擾擾能幾人暇與之對耶韶唯唯已而呼行者熟炙韶方飢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盞

靈源禪師謂予曰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峯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啓蟄者多矣

金剛經曰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

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此意深渺從上聖賢語秘旨妙學者多聽瑩佛意卒不明獨定林老人解曰以慧命觀衆生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孰為衆生以衆生觀衆生然後妄見其為有則衆生非慧命者之衆生是衆生之衆生而已衆生衆生者即非衆生然是乃所謂衆生也則聞說是法苟能悟本性相何為不生信心以慧命觀衆生不

見其為有則云何度衆生耶曰衆生有衆生而衆生非有慧命無衆生而衆生非無以是義故度衆生大智禪師曰此事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以實語荅耶曰若為雕琢得虛空為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如維摩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故曰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如喻太末蟲處處能緣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每見學者多誤領其意謂衆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非也此法非情識所到故三

祖大師曰非思量處識情莫測

青龍道氤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嘗造疏疏此經精博淵微窮法體相諸師莫能望其藩垣唐明皇亦留意經義自注釋之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處不能自決其義以問氤氤對曰佛力法力三賢十聖亦不能測陛下曩於般若聞薰不一更沉注想自發現行明皇於是下筆不休其天縱神悟之辯一期應荅掃滯惑於言下揭般若

於現前豈意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鑒僧擬對之則曰咦後學録其語為偈曰顧鑒頌德山圓明禪師雲門之高弟也刪去顧字謂之抽頭頌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撻箭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雲庵亦有偈曰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今禪者多漫汗之問其意旨則往往瞠目怒視曰此是道眼因緣也不亦誤哉又其室中語曰盡大地是法

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而校證者易之曰枉作箇佛法中見又曰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子他總不妨今本乃曰他總不見如此之類甚衆然此二字雖細事其失先德妙㫖不爲不傷當有智者知之耳

英邵武臨終安坐爲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乃曰吾即化骨石可藏於普會塔吾生平與大海衆居死不

忍與之離非有他也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成辦道果今時衲子德薄垢重志頹衰劣多生厭退是大可憫笑也師既化衆終不忍不得已投於水中故溈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

舜老夫天姿英特飽叢林初自棲賢移居雲居授牒陞座白衆曳杖而去暮年以身律衆尤謹嚴嘗少不安即白維那下涅槃堂病愈即入方丈惜其傷慈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聞之謂

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故知古之得道者莫不一切仍舊有僧問永明和尚衆生與佛既曰同體何故苦樂有殊荅曰諸佛悟達法性皆了自心源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達本心種種妄

想不得正念故即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無有是處

恱禪師妙年竒逸氣壓諸方至雪竇時壯嵗與之辯論雪竇常下之每會茶必令特榻扵其中以尊異之扵是恱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及恱公出世道大光耀有蘭上座者自雪竇法席來恱公勘詰之大驚且譽扵衆相從彌年而後去前輩之推轂後進其公如此初未嘗以

雲門臨濟二其心今則不然始以名位惑卒以宗黨膠固如里巷無知之俗欲求古聖之道復興不亦難哉

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為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舉似聰禪師聰為代語

舜則趨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黄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聰公機鋒不可觸真雲門之孫嘗自植松口誦金剛經不輟今洞山北嶺號金剛嶺松皆參天乃師手植也筠守許公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滞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虚堂對遠峯

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澄已稱其悟解使分座説法

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及其至慈明席下聞夜叅氣已奪矣謀往咨詢三至寢堂三不進因慨然曰大丈夫有疑不斷欲何為乎即入室慈明呼左右使進榻且使坐南公曰其實有疑願投誠求決惟大慈悲故不惜法施慈明笑曰公已領衆行脚名傳諸方有未透處可以商畧爾何必復入室耶南公再三懇求不已慈明曰雲門三頓棒因緣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對曰實有喫棒分慈明曰書記解識止此老僧固可作

汝師即遣禮拜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予嘗聞靈源禪師曰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因同舊說併録於此

福州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真楊岐會然皆推伏之嘗至金鑾真㸃胷自負親見慈明天下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真舉論鋒發善取一瓦礫置石上曰若向遮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之善喝曰佇思停機識情未透

何曾夢見去真大愧悚且圖還霜華慈明見來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什麽忙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對曰被善凡毒心終礙塞人故復來見和尚慈明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慈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大悟於言下真公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開法於翠巖嘗曰天下佛法如

一隻船大寧寛師兄坐頭南稿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公尋還七閩佯狂垢汚世莫有識之者或聞晚住鳳林

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㝡久所至叢林師必作寺主慈明化去託迹九峯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時長老勤公驚曰會監寺何曾叅禪萬一受之恐失州郡之望私憂之會受請即陞座機辯逸格一衆為傾下座勤前握其手曰且得箇同叅曰如何是同叅底事勤曰楊岐牽犂

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麽時楊岐在前耶九峯在前耶勤擬議會喝曰將謂同条却不同条自是道價重諸方衲子過其門莫不伏膺甞因雪示衆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活計風味類如此

仰山和尚僧問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意旨如何山曰此亦閑事汝若會不從外來不會亦不失吾今問汝汝參禪學道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箇是汝

佛性語底是耶默底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底是如盲摸着象耳鼻牙者若認默底是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如摸象背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正當諸盲皆云見象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若汝透得六句不要摸象㝡為第一莫道如今鑒覺是亦莫道不是所以祖師曰菩提本無是亦無非菩提更覔菩提處終身累刦迷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弟香嚴

老亦曰的的無蕪帶獨立何依頼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予嘗問僧既不將語默對何以對之僧未及荅忽板鳴予曰謝子荅話

龍勝菩薩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為無因不生有老死以此偈觀衆生生死之際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特其不二於物耳

維摩經曰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起信論曰若心有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乃知心外無法徧照義成茍有去來相見則遺正義也如人言風性本動是大不然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則知動者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去來相見亦復如是

洞山聰禪師韶之曲江人見文殊應天真和尚初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㝡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洲僧伽近於揚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洲大聖為什麽向揚州出現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有僧至蓮華峰祥庵主所舉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聰之名遂重叢林祥公奉先深禪師之嗣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嘗示衆曰若是此事㝡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

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為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為他途路不得力復曰作麼生得力去橫拄杖肩上曰楖栗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峯萬峰去言訖而化嗟乎今之學者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知其為雲門兒孫其後莫能逆其

言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其故何哉以其臨死生之際超然自得如此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惜乎莫有嗣之者師與西峰雲豁禪師凡弟也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為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黄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武翊黄公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絶古今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誤

矣及覩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弟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辯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為正

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為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又偈曰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故文殊師利言此會諸善事從本未曾為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為時不為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縱横常等無生之

際乃知磁石决不吸鐵無明不緣諸行龎公臨終偈曰空華落影陽焰翻波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此為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㫖也學者可深觀之

大智度論曰復次有人謂地為堅牢心無形質皆是虛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為大行般若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為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勢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為力大又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

令心力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方别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别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知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究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大力衆生妄隔而不自覺知我願聞此法者隨順禪定而自修行使稱

覺體本來清淨此非興役功用之難第約之心耳今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於此不以為意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

景福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為人勤劬叢林後進皆母德之得法於老黃龍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賛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剎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

餘坐脫於香城山顔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延之叙别延之至而師去矣其示衆多為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揺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刦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偈曰趙州問路婆子荅云直與麽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又作黄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别寶便商量或時遇

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識雲庵未幾移漕江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雲庵荅之曰辱書以佛法為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

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着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脱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雲庵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故私識之

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引對有司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師既見但山呼即趨登殿賜座即就榻盤足作加趺侍衛驚相顧師自如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論甚久既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僧也侍者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其天資粹美吐辭簡徑真超然可仰

涿州尅符道者見臨濟機辯逸格以宗門有四科簡定
佛祖旨要作倡發明之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擬
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麽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體
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
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遥翠色新直饒玄會
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
那説聖凡情擬犯吹毛劒還如植木盲進前求妙會特
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賔言不異問荅

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凖綱要又自作偈係扵其下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臨

濟洞上二宗相須發揮大法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以徇其私失先德之意予竊惜之今録古本於此正諸傳之誤

報本元禪師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唯師而已師初開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包腰而來至豫章聞南公化去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

奇之恨老師不及見耳師道化東吳人歸之者如雲甞自乞食舟載而還夜有盜舟人絕呌白刃交錯於前師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既去達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和神凝如他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

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從南禪師游有年天資純至未甞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已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其真誠

如此終始一如暮年不領院事寓迹於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他營為眠食之餘唯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飯唯一僕夫在師攜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告別即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堵立師忽開目見笑使坐于地有項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予嘗過其廬拜瞻嘆其平生多潛行密用不妄求知於世至於死

生之際乃能超然如是真大丈夫也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尚有二愚入等覺已則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塵尚能懺悔準之梵賛其亦自治者歟

南禪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屬屋廬誡侍者勿言于外嵩明教既化火浴之頂骨眼睛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生身不壞發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來知見之力故行住坐卧須内外清淨彼

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獨爾殊勝者非平
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作二偈曰如來功德力內外悉
清淨念起勿隨之自然心無病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
護戒淨福人天心空同佛祖
予嘗與數僧謁雲峰恍禪師塔拜起拊之曰生耶死耶
久之自荅曰不可推倒塔子去也旁僧曰今日時節正
類道吾因緣因作偈示之曰不知即問不見即討圓滿
現前何須更道維堅密身生死病老面前塔子不可推

倒

南安巖儼和尚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異迹甚多亦自有傳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但曰西峯而已西峰在廬陵真廟時有雲豁禪師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見雲門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獨清涼明禪師與之齊名謂之深明二上座儼和尚多以偈示人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以之中世莫能測臨終謂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其

時乃右脇而卧予曰方其入滅乃曰吾此日生今正其
時
予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
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
台三宗互相氷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
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
又集大乗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
成唯心之旨為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為法

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横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

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大宏正中妙挾之旨其言妙麗照映叢林然歲月寖遠多失其真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叙之頗詳予嘗得舊本與五家宗派所傳少差耳傳燈系師為九峯䖍之嗣而達觀標師為雲居膺之子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然清凉

法眼去師之世不遠作贊詞其叙如傳燈所載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十玄之詞其次叙當視其題目皆連聯而作前五首示其旨要後五首使履踐之然八首皆兩字為題意雖相貫而詞句疊為起伏初曰心印偈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又作祖意偈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故又作真機偈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故又作塵異偈中曰三乘分别強安名故又作三乘次弟耳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至其六則曰反本偈末曰還鄉曲調如

何唱故又作還鄉偈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是為正位坐却則非妙挾故又作回機機妙則失宗尚存知見是謂大病故又作轉位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異類全偏却須歸正使血脉不斷故又作一色過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但塵異為塵中有異而已

南禪師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故門下客多光明偉傑名重叢林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顔者予聞之厚於義者

薄扵仁師道也師尊而不親厚扵仁者薄於義親道也親親而不尊南公之意豈不以是哉

醉里有狂僧號戒道者依止聚落無日不醉然吐詞怪奇世莫能凡聖之有飲以酒者使自為祭文戒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不瞋不妬愛喫酒子倒街卧路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不喫酒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為宗以無住為宗則宜其所談皆

蕩相破有纖塵不立也而經賛福勝者半之持戒修福者有為事耳而世尊咨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何也

王文公罷相歸老鍾山見衲子必探其道學尤通首楞嚴嘗自疏其義其文簡而肆畧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略非識妙者莫能窺也每曰今凡看此經者見其所示性覺妙明本覺明妙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豈有

千人内心共一外境耶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則此
山川何嘗隨滅人去境留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
不然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

林間錄卷下

林間錄後集

宋 釋惠洪 撰

釋迦出山畫像讃并序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生死老瘖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著名然非道子不

能作以其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忱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决非苟然拜手稽首為之讚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燈王之座不能入毘耶之室歛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唯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以千百億微塵身九十七大人相頻入筆端三昧而幻此幅紙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領絲超然静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於

纖枝如清涼月印於盆池鏤氷琢雪我作讃詞闕空鑠

夣夫子其牢蓄之

小字金剛經讃并序

僧子瓊束毫為纖筆甚鋭如麥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兼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布如人梳髮作烟鬟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為之讃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即是色欲顯空色不思

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盐味唯道人瓊思精特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兼寸環輪中備足廣大言説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簽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猶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群生甚微細智顛同證

六世祖師讚并序

予竄海上三年而還舍宇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宗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祖師畫像讚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和之中語意俱捐

頂峰朝露神光夜升堪任單傳擔荷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問履瘦知肥媱坊酒肆盡是壓機雪中斷臂頭續佛壽兒孫今聞竪毛呵手

六道暗昏不礙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姓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溪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身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破頭峰下龍象雜遝衣付小兒道傳懶衲乃爾相違求人為法天書至門堅卧不荅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由未蘇醒師微笑曰何必眩瞑但勿强名自然無病

覩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增金以黄昔非今是謗沈無香已絕死生豈纒老少全機現前當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汝渡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是風幡動眼自遮覆非風幡動心自現露是爲曹溪顯決要旨欲證之者勿流汝意暫時歛念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客非我邉負石舂糧趂獐逐兎鏡中之空欲尋無路

棗栢大士畫像讚并序

易之深渺不可以義得故立彖象以盡其言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示其妙唯棗栢大士深入此三昧門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須眉如畫頎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方
塵勞之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
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絶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
女為伴助憎愛弃冠巾傳心即俗真方隅示法即事理
只將棗栢薦齋鉢我來閻浮非着味自然光明生齒牙
我談詞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
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
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

作大佛事徧塵刹華嚴界中容頻轡以空為座禮十身以頭為舌說此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常頭清淨出泥滓

百丈大智禪師真讃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傍既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沿馮水而上至車輪峰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于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瞻遺像雖氷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峻

氣逸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為之讃曰
以實問荅空可青黄以意求道神落隂陽隂陽莫測脫畧隂界虚空莫畫因果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密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身叢林如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謚曰大智

雲庵真讃并序

雲庵出黄龍之門為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契悟廣大指示心要辯如曹溪決擇教乘論如棗栢作為偈句

詞如誌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庵時巳七十餘

幻滅都盡慧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

謹拜手稽首為之讃曰

拎是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邉唯具正眼入

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

衆生如鶡鴨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于佛

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明極齋銘并序

太原王健伯强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壯年則能弃官學道閲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嘆曰此如來之訓而予之志也顔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予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睫瞖生明發寄根斂睫瞖死睛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楞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

蔽常寂光

小字華嚴經偈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蔕鵲巢於木杪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耶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畧飛揺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况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嘆曰是與兜率内院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予嘗笑之是安知我此妙

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
道人栖公愍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
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
其衡邪曲直重交反側曲盡其妙不啻如擘窠大書觀
者闐門嘆未曾有予欲稱讚是無作之功普告大衆而
說偈言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
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為熱惱中甘

露門維道人栖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冊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别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説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卧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塵微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

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册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毘藍風吹須彌盧刦火焚燒大千界為擁此經一切處使其凉曝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此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為作證

慈氏菩薩栴檀像讃并序

金陵華藏禪寺慈氏菩薩栴檀像相好之工妙天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王文公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真有淚處因大驚異即迎置華藏之大殿俄景德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彌綸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辯免為此兒戲陋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不可以不辯稽首為之讚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栴檀像坐
令衆妙好秀發千光中天冠束紺髮鉢衣絡華鬘種
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衆感極則悲號樓觀
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覩史天如集龍華會嗟乎像
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薝蔔林龍神為悲動王臣寔外
護異夢非意思頥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烟頥回紫金山
安置清涼處至今百福像儼然臨天人神力吁莫測拜
瞻涕泗瀾我諦觀十方寔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

徧計執即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面顛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悲尊證我如是說

第十五祖真讃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為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為憂乃訴於大自在天之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讃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

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不慢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故所立皆真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真慈為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涼尚以衆生不信為傷蓋盲者咎非光掩藏

翠巖真和尚真讚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為君人境俱奪閙裏白

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朊略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昭默和尚真讚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黙然而説珠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嶽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横玉麈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空生讚并序

漳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

神觀靖深如從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予為之讚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住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捨聲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有妨礙但脫三執圓成一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永明和尚畫像讚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為法檀

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海于漁獵于其間一十餘年至其妙處輙能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為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稽首為之讃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華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為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頹綱秀傑奇茂稽首永明

月臨星斗

永嘉和尚畫像讚并序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溪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予讀其歌詞究其履踐如尺圜鑰合未甞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為人碩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鏁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兹可知矣為之讚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

無壊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

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皷塗毒曹溪擿之聞者僵

仆以槌授公萬象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

清如玉氷唯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如拳晩

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清凉大法眼禪師畫像讃并序

予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

翛然殘僧三四輩而已讀舊碑知為大法眼禪師開法

之故基也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為之讚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受欲怪妬如隔日瘧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索爾隨緣閑居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污為物作則險崖之句不可犯干如大火聚

雲門禪師畫像讃并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禪師之像僧原静移寫其本藏於蔣山大觀三年六月予獲拜觀焉稽首為之讃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可攬攀犀顱虎眸美鬚逹肤雲詞電機霹靂為舌邪宗隳傾魔瞻破裂須史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蹴踏龍象不可係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清機歷掌

玄沙備禪師畫像讚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投機則是問時有答問荅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兩塗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鬚畔光自照珠衲僧不解如井覷驢

栴檀大悲讚并序

予畜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每戴以行道今以授其友李天輔為之讚曰

汝意有言枯杌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即水乃知妄覺一
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
大小如谷含聲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
妙譬如青春藏於花身因其枝葉踈密精神唯此瑞相
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淨寶目或慈或威如
欲舉足華輪承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如焦螟虫巢蚊
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
旦種性猛利由聞慧入甘露滅地頤加被我障盡心開

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説此偈萬象合掌何以無疑敲空作響

源禪師讚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横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着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象自分説百非四句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

明白庵銘并序

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游

多譏呵之獨陳其中曰扵道初不相妨譬之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扵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其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毘耶座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扵是隄岸輒決又復衮衮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拾魂魄料理初心為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塵勞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絲毫不差蒙雜而著隨孚于嘉

延福鐘銘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

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佇苦者宜豐李某與弟某施延福院大鐘頣資延母夫人某氏壽祺且雪夙障予以謂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無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殆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相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也以之為施其人罪滅延壽理有固然者矣為之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撞與開聰功德之大吾敢喋頤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哉伯仲但勇逸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萬物執卷牒頤壽慈母春在朕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為之銘甘露滅

旃檀白衣觀世音像讃并序

筠州太平寺泗州院僧元鑑所畜觀世音菩薩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

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予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留景德而見夢於舒王求居華藏今此像乃獨寓於鑑是皆與菩薩大有因緣不然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為之讃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而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惘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

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聞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礙解脫獨不然鼓鐘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顒海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誡飲輒復逢佳醞顒滅顛倒癡暗障顒獲辯才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剎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

同入圓通三昧海

照默真讚一首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着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人彈駮似則打殺靈源不似燈子燒却

觀音菩薩畫像讚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羸然卧縲絏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閒然有僧導入密室中舉燭照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忻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

其手復展視之則化而為十二靣觀音慈嚴之像心大驚異遂覺三皷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遺僧詰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遺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唯以筆舌言詞喻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為之讃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

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陀洛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甚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折青蓮華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煑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涼成此不思議功德

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予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於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予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于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

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予實慕之乃為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謂此我本超放憂患纒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粲逊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忌無瑕當今舌本吐青蓮華

漁父六首

萬回

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如何故萬里迴來方旦暮

休疑慮大千揑在毫端聚不解犂田分畞步却能對客

鳴華鼓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攔我毬門路

藥山

野鶴神情雲格調逼人氣調霜天曉松下殘經看未了

當斜照茶烟風撼流泉繞閨閣珎奇徒照耀光無滲漏

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綌孤峰表一聲月下聞清嘯

寶公

來往獨龍岡下路杖頭落索閑家具後事前䙡如目覩非讖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蕭多病苦笑中與藥皆狼虎蠟炬一枝非囑付聊戲汝熱來脫却娘生袴

亮公

講處天華隨玉麈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僧偷指注廻頭覰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横暮雨翛然去千巖萬壑無尋處

香嚴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庵歸掃南陽塢擊竹作聲方惺悟
徐回顧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溈山敷坐具老師頭角
渾呈露珍重此恩逾父母須薦取堂堂密示聲前句

丹霞

不怕石頭行路滑歸來那受駒兒踏言下百骸俱潑撒
無剩法靈然晝夜光通達古寺天寒還惡發夜將木佛
齊燒殺炙背横眠真快活憨抹撻從教院主無鬚髮

林間錄後集